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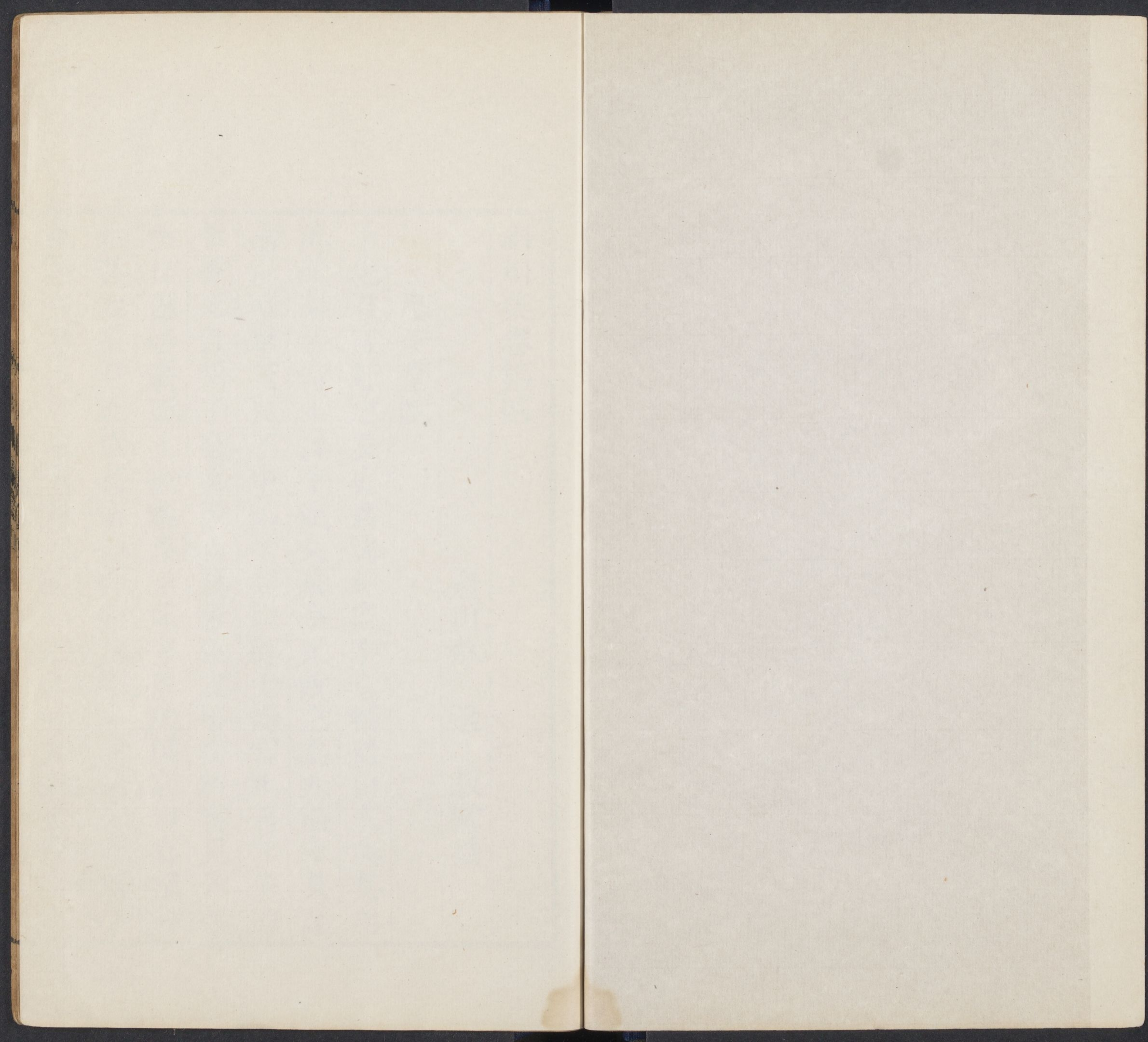
T 5350/4933 b(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斜川集卷第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眉山蘇過叔黨撰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  
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  
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亾之子少時嘗見彥輔  
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  
世蓋記其意而亾其辭乃命過作補亾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胷懷髣髴也

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  
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  
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竝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  
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  
遺恫吁犬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  
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  
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  
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亾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  
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邁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

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旣沈冤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

夫九原

坡集云或  
慰夫九原

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

魂熒熒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亾也禍  
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  
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  
婦晨雠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蹤於漢戾顧  
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旣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  
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

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  
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  
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  
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  
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  
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  
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甯自比於驪山  
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  
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  
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

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  
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  
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  
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  
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  
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  
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懼吾將以  
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  
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禳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壤之一作暴

怒持一作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

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

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

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

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驚潰一作會千車而爭逐

虎豹讐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

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

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  
來言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

軒檻一作楹之已折補茅屋一作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缺

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

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

出一作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邪

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

舉夫噓呵曾不能一作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

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

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

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髮髯於過耳一作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為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為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子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驚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闔蕢也揚解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為銅五千斤

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  
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鑿熾勇猛火出  
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  
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  
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普融老真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  
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代滿憲謝換官表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  
命自天遂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爲臣子之光華  
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  
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  
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爲  
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寸  
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  
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  
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  
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



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以干越職之誅尚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盛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已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

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洊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閒廢

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  
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  
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乏  
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  
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鼓之舊士  
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  
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筭  
小器樸簞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夤緣一

仕寢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  
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  
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  
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  
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爲榮兩使  
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  
光有覲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  
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  
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麤守  
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

餘川集卷四  
簞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  
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答生成之造奉天  
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薦舉狀

蝸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  
竊簪裳之餘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餬口於四方敢  
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尚  
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  
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  
逾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烝枯朽實倍費於吹

噓豈謂薦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竝  
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  
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  
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  
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繆  
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祇畏  
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  
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

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  
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  
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  
帛之妾廢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  
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  
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  
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  
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  
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縵  
袍剗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

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  
約於奉已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  
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累於物豈  
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  
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履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  
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髀  
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  
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  
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  
聃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世學  
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  
聃學官名於郟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  
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  
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  
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  
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

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  
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  
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  
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  
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  
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  
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  
收而竝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  
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  
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

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  
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  
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  
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  
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  
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  
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  
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  
蹏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  
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  
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  
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勞  
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  
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  
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汨沒必  
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  
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

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

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勑旬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乎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尚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

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

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嚮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既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臯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潁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士燮論

余川集卷四  
懷玉案此篇  
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

坡集無  
之字

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

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坡集  
師

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

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

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欒

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

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

坡集無  
雖字

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

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

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

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

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

然

坡集無不然二字  
有天欲亾之句

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

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則亾國殺身終

坡集

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

坡集今夫  
作嗚呼

小民之家一朝

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

勞而得之者數金耳

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  
日勤勞不過數金耳

所得者微

故所用者

坡集無  
者字

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

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

業豈可得耶

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

由是言之天下者得

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

於布衣

坡集云漢高皇之得天下

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

嘗得志比

坡集既

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

四夷民亦休息

坡集云不事遠畧民亦不勞

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

下富

坡集無天下富三字

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

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

坡集無嘗自矜曰至即大位二十二字

故瘡痍

未瘳

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

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

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

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

亾敗而興者有矣

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

而亾有敗而興者矣

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

亾有以使之也夫昔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

亾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所

以

所以二字從坡集補

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

哉使其

使其二字從坡集補

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

坡集有圖字

於范

氏若趙盾矣

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

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

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

懷玉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會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

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箒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曾子顧禮之末易箒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

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書張騫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奕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奕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權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已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

如是敗此適已之效也漢武帝襲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

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亾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瓌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哀刻進憲宗旣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鏞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

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亾蒯瞶亦死於呂姜之髡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亾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

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亾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七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

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亾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

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

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閒自謂能是正其非倔强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閒以文鳴者其說能

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冑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



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時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汚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亾而吾存赤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

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宣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

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畱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破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亾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

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  
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  
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  
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  
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信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  
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斜川集卷第四

斜川集卷第五

谿山蘇過叔黨撰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  
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  
於嵇阮閒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  
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  
日之雅薰蕕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  
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  
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

歌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  
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閒埽棄塵累超然  
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  
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  
略爲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  
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  
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閒事商略  
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

見爲晚而公冒犯簡書之畏卒畱十日而後行嗚呼真  
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  
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  
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  
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  
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  
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  
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畱十日飲酒

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  
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方面蓋將以功名誘焉  
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養  
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  
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  
丑三一作二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  
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  
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

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  
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  
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  
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  
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  
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安置  
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養士士卒思奮而纔  
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  
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  
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

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隨  
應眾眼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  
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  
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  
句偈誦不及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  
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蹠復伸又有居  
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  
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

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  
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  
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  
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  
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  
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間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  
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  
肅乎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

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藩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藩者吾通守潁昌釋奠宣聖為亞獻藩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藩肉不至而行夫豈為肉哉蓋為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覩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子矍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藩曰元禔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記交趾進異獸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閒眈眈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代人上北京畱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眾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為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

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階定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儼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儼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已不以衆人遇我

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捨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污搢紳不可湔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敘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霑寸祿之



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埽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轅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

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美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

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驚驚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芘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

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劔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閒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閒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

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  
曳甲冑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  
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  
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可以堪之乎且既得  
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魑魅之所憑水  
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而  
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  
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  
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  
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

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  
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  
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紆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  
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  
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  
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  
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蝮  
虺於几筵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  
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  
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

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  
真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  
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  
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  
黎人之權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  
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  
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  
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  
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  
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胷也今黎人特小小

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餅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  
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  
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  
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  
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  
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  
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  
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  
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  
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

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噉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

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巨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齎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擻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

是而塞也僕以為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  
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而又習其山川險  
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  
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  
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  
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  
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尚縻奉  
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

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  
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為稽陰興和市之恩猥以妄庸誤  
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敢  
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  
歸允為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  
明庶以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  
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淒其身  
在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似同為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

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  
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  
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  
得驥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  
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材  
效官米鹽刀筆之間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麤  
安燕幕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  
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鷲之書下  
取抱關之吏增光蔀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  
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著龜羽儀當世之

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  
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抑與人遂令無用濫廁  
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  
尚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  
昂衰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  
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輿人敢厠薦論之列豈  
謂囊封之纔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蔀屋  
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

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埽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顏

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葢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羸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蟻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葢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



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  
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  
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卵翼始終之惠  
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  
慚燕雀之微輒廁鶴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  
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  
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羸虛外則與牧民  
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爲

已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  
夫何忝冒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  
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  
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  
念某箕裘末學偶玷名科樛櫟棄材寢階廡仕服勤州  
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  
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  
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

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并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昇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薄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竝豫章之榘楠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

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為篋笥之珍

又

文藻案此似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慙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為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蠻陌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尚處承明之祕職兼收竝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

取士爲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  
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旣書衛霍之功行  
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  
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  
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  
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  
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  
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

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  
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  
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推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  
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  
除俄擢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  
黃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  
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  
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  
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  
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余川集卷五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  
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  
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  
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濟表治亂而見  
於書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  
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  
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  
賊以安渤海旣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  
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

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廈之誠尙冀桑榆晚借餘光  
之末

回單靖州啓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鵬鷲之橫飛騏驎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  
蹉跎之無用雖矍鑠以奚爲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  
子之有道識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  
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  
竝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閭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聳  
買臣之衣纈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  
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鄆城縣遷土地祭文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圯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欹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八萬會部使者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徒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牢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觀

闔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荅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污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顧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廷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尙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

仕此二首似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光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竝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為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

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既稿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竝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為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旦暮吏民拜貺其或敢忘

又

淫雨為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

余川集卷五  
神惠養於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  
饉爲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  
戒無忘

又  
鄙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霍雨茲以病告冀  
獲開霽日暘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  
則豐我報良 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  
泥塗穡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尙多民亦何

辜吏實不德惟神宰造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  
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  
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  
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  
志躬餞歸途罄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以祈後效伏願  
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尙憐涸轍之氓無廢爲霖之志請  
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禍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  
求於爵號庶少荅於生成尙饗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以人夫旣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蕪而一薰橫江潭之鱣鮪豈溝瀆

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渭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造物之有待使巍然而獨存忽山頽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并汾恨易簣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馨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



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壟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旤危先君卽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柄公獨見私倒其廩困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

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簣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欬然在帷庶幾英靈舉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青紫糝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菑以畚旣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羸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遭迴闊

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煢孤母或傷之  
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耨耜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  
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  
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  
家三世鄉閭臭味旣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  
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  
見巾裾搢紳涕洟塗巷欷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斜川集卷五終

斜川集卷第六

眉山蘇過叔黨撰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  
壽考之方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  
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  
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  
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  
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  
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

出師矣而壺頭一劔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同  
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  
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  
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  
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搃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  
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  
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  
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  
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懷玉案此處有脫文則庸夫得以藉口  
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

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  
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  
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  
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  
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  
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  
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  
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  
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  
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境嗟粵人之喜亂

兮每覘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  
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陵波之樓船兮驚  
絕俗之氣稟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自定殲渠魁  
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傲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  
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鳶飛而告病何蕙苾之興讒  
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辱主之聽熒  
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眷朱勃之何人兮蹈  
樂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瞑仰  
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  
德於一眚維鳩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斯敬走千里之

棗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  
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  
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  
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  
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畱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  
能以進句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  
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  
無一毫屈於人者旣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

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時始得見舅氏睂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

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睂之睂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

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鑪

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日先日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顓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閒嘗有不能於季孟閒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冑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已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已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

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  
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奈何公之來錢塘  
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  
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  
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  
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  
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  
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  
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  
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

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  
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真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華門圭竇  
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履青  
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  
以見願畱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  
余長兄遊旣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  
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  
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

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  
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  
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  
寡所合仕纔至尙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  
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  
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  
自齟齬辱與之遊曩又同宦於并門知之最詳其敢以  
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勰志康其字也世  
爲虔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  
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

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  
鄆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  
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  
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  
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  
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  
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  
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已居官守正不撓以仁厚  
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  
選幕府士薦紳閒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



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倡而無和也特用安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陵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

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邱墟草棘閒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

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窀穸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

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則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柅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

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尚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疆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旣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畎畝閒也會國家招置新

軍公卽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惲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畱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卽以公應詔遣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

日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  
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  
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  
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畱而不  
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  
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  
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  
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  
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閒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  
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

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  
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敵人之情狀山  
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慮勝而動忠  
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  
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  
有旨召詣闕陞對稱旨卽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  
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  
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  
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

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調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盡屬續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

四人昂昂皆承節郎翬承信季未名孫女五人尙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旣沒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寶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旣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不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縣縣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

亟餽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徼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潁之士爲之□

□過與其子薰遊薰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權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

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霑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龠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舉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龠口闊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龠來請銘銘曰

源遠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瑩於邾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畱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瑩有託於光其何以辭

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卽出家禮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往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廩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閒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

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兖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



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  
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  
去官河閒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  
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任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  
人溫厚靖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  
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旣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  
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  
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垂髻扶  
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  
朝願再畱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

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  
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  
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  
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  
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  
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  
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  
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  
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點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  
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

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大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廩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慎舉官

五曰罷權酷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擿姦郡吏震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日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旣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

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龠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旣得歸乃謝事以恩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尙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瑩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

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太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閒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塚云爾



余川集附錄一  
次知穎昌府鄆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  
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  
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  
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  
篋箠箠

宋故通直郎睂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  
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  
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  
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

年遷儋耳安置旣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  
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  
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  
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  
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事晝夜寒暑  
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  
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  
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  
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  
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

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蠻夷  
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  
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  
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  
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郊  
城縣之小蛾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  
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  
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卽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  
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徇  
徻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閒

節槩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  
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岫嶺桴溟渤之純孝  
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  
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  
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  
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  
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  
魏軍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  
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  
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平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

之耶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

無他成就

靖康中蘇叔黨以真定倅赴官次河北為

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官

隨若求活草閒乎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

塵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於鎮陽繹

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

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

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

等責逐責降又而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

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

復自書頌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為東坡出子

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

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入京師借諛諧以玩世未嘗

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諛諧以玩世未嘗

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槩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

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為父稱曰

揮塵後錄二則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

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

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即其

子官從爾輩求活草閒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

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廷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

卯十二月無繇至靖康時也此說似誤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憊有泗州招信士人李

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為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

白其冤也

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  
餽饗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  
枉道以訪叔黨畱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  
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  
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卽命李齊金帛往訪問行府犒  
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  
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塵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  
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

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  
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廊內侍一  
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  
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  
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  
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  
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  
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  
賜醕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  
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胡元功云



老學菴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

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

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廷博案懶真子曰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

十一矣今游斜川詩為辛丑歲則年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近得廬

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手寫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為正云云是叔黨蓋為行本所誤而放翁亦未深考也又案朱翌游曹源菴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五十予以正月二日游曹源菴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為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洧舊聞三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

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  
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竝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  
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  
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  
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為馬糞諸王為  
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  
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  
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  
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  
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  
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入賦墨跡始  
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  
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畱京口以書抵  
先生云云書不錄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  
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荅之云云書不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為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即俗為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揔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為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日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為五學士之首雖稜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宐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為大行皇后夏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穎昌陷金

尚書符奉待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 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

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魄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

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  
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郟城  
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  
亢宗幹譽冲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  
晁將之無斃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  
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  
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  
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嵯巖之間雖絕伯牙  
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  
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尙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  
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  
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  
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  
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  
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  
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竝以焦墨爲之此  
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買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

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為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盛侖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上

斜川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儋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

似謂同安君

甚安小添寄叔

小添似謂迨寄叔謂過也

竝

無恙

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

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付過  
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為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畱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為澄潭使水過閘上雷吼雪濺為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為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

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  
憇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  
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  
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  
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  
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  
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  
歸倒行觀山燒壯盛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  
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

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游白水巖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且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

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栖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  
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  
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  
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  
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  
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吾  
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筮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舟竝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

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書合浦舟行

大帥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盛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

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定州天寧寺題名 懷玉按題名六行正書其文左

行今在本寺大殿前壁嘉定錢少詹見而錄寄與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參校多延康仍三字飯素誤飯於今更補錄原文於後

斜川集附錄下 完



四方傳誦臥龍詩

開府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為諸葛孔明賦詩有翻覆看俱好之句為世稱誦故

誦故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  
思量鄧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  
所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  
山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  
則前二首亦為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  
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踪  
蹟均有未合也

### 小雪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稅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  
風繞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  
華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  
典所載凡十四韵此非全詩也

###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菴詞選以為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

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此韵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闕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遷之於永据二說則此闕爲汪作無疑花菴之語殊未確也

小雲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豔稱之雞林黠賈時以贗本鈎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緗帙列之文房玩好閒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昔嘗懸金購求冀獲眞本以與三蘇文集竝行久不可得旣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歲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脩四庫全書

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修

永

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緣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贗本駁去乃畱笥不辦繼予妹聳余編修集於孫中翰溶齋偶見彙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訛舛增補闕遺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輒錄附焉計其卷帙祇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覩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然歟友人鮑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至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鴻之便

卽以錄本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錮枕函帳祕往往播在藝林公諸同好更能損貲壽梓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一編以供茲誦嚮之誤收贗本者亦得悉行刊正頓還劉集舊觀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則又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謝少康詩

謝少康王世一尺

謝少康王世一尺

謝少康王世一尺

謝少康王世一尺

謝少康王世一尺

謝少康王世一尺

